
既來之 則安之



王志鉦教授專訪

訪問人員:楊婷瑜、林慧鑫、陳嘉絃

「三十年前，在美國時因緣際會遇到熟悉的人，得知高醫剛成立化學系，認為機會不錯，所以提出申請，通過後就來到剛成立第二年的化學系任教，我本身是中部人，所以一開始對環境滿陌生。」王教授回憶道。

與化學的羈絆

「早期校名未變更時叫做醫學院，而我們系叫化學系，看到掛在八樓的招牌應該是一目了然的，但後來為了配合學校醫學大學的特色，所以從化學系改名叫醫藥暨應用化學系。在高醫待了三十多年，因此我也有參與到改系名的那段過程，但改不改系名對教授們來說實質上並沒有太大的不同，

研究一樣持續進行，化學系的本質是不會改變的。不過改名也有優勢，像是符合醫學大學這個辦校治學理念，也鼓勵教授和醫學相關系所合作、共同研究；而另一個優勢就屬學校注入的一些額外幫助，例如儀器、設備這部分，所以不要看高醫小小的，在辦學這方面可是很嚴謹、很重視的。」教授肯定的說。

現在有多元的入學管道，各方面的資訊很快速，而且能得到父母的支持，早期社會資訊封閉，所有的資訊都只能透過報紙得知。教授說：「在我求學過程中家境很窮，因此我非常努力把握讀書的機會。當時照國立大學理工類的志願排下來，剛好選到化學系，那時候談不上喜不喜歡，都是進去以後才慢慢培養的。」



初成立時的化學系招牌

任教的挑戰

剛開始研究環境不受重視，但後來政府及學校慢慢開始要求老師做研究，這部分的變化相當大，在學生方面受少子化影響，造成現今學生報到率不高，且各科系漸漸強調系獨立，早期的高醫化學系報到率極高，約98、99%，這部分差別也很大。

在國外，公立和私立沒有差很多，甚至私立大學可能還比公立的好，但在台灣，往往認為國立比私立好，這個觀念一直到現在還根深蒂固，造成每位老師都要特別努力，才有辦法跟國立的老師相比，所以在高醫絕大部分的老師在研究方面都會很辛苦，這觀念的形成與台灣社會息息相關，不論是科學園區、商業，時常以文憑為考量，當在應徵新進人員的時候，往往畢業學校是他最主要的考量因素，沒有很深入的去了解內涵及本質學能，造成好的學生不見得被留下，因此在研究方面較為吃虧。不過高醫的資源也很豐富，主要因為是醫學大學，所以在經費方面也有一些幫助，我們的儀器設備時常更新，就研究表現來說，我們也絲毫不遜色，這包含了很多老師的努力，是有目共睹的。

樂此不疲

教授很謙虛，他說：「研究是我的興趣，我也沉醉於研究，並且持續獲得科技部的補助，這代表研究成果還不錯，當然這些都是相輔相成的。老實說我很執著於這些研究，甚至週末都會到實驗室看

看，因此當我的研究生並不輕鬆，尤其又有印度的學生，印度學生基本上都很認真，我也很感謝他們，這幾年來研究成果相對於早期來得好。」

教授談笑風生的說：「自我期許每個人都有，總是希望好再更好，我當然希望我每年都可以進步，即使我到這個年紀了，跟大家的心態還是一樣，這個心態是不分年齡的，我也希望永遠年輕、很活潑、快樂。我會持續研究直到我無法繼續才停止，既然我現在還有這個衝勁及動力，那我就會繼續，這樣的觀念應該是足堪各位的表率。」

『自我期許，持續研究』

化學可以學得很乾淨，但也可以很刺激

隨著年齡的增長也學到很多東西，教學相長對我來講是感觸非常深，讓我收穫很多。我平日一到學校就先看期刊，連周末也是如此，因為有興趣，所以吸收新知的速度算蠻快的，而這幾年我們慢慢地專心於研究，陶冶興趣，使自己更熱衷於研究。在早期時我比較偏向藥物合成和藥物的活性測試，而現今漸漸專注於新型藥物合成方法的研究，這是我最近這幾年的轉向，原因是如果只著重在藥物合成的話，有時在得到想要的結果前所花費的時間和過程會比較久，且需要跟別人互相磨合、配合，更需一些生化領域的輔助，這對我來說算是一個蠻大的限制，因此我的研究方向就逐漸轉換主軸了。

「既來之則安之」，高醫是絕對不會遜色於其他學校的，因此要對自己有信心，事在人為，只要好好努力學習，就不會輸人家。最怕學生畫地自限、妄自菲薄，認為畢業後找不到相關的工作，但化學其實是一個非常容易找到出路的領域。因為涉及的層面很廣，包含有機、無機、生化等等，甚至可以跨領域，且在科學園區、藥廠都有化學人才的需求，所以以化學為職業也可以很穩定。我從剛進高醫到現在，還沒有聽到我的學生畢業後回來跟我說他找不到工作的，而這也間接證明了化學是一個非常容易發揮自己所長，且能夠謀生也是你的興趣的專業，興趣和長處結合，一定會有更驚喜的未來。



與王志鈺教授合照